

文
堂
錦

監本六經

書經卷之二

蔡沈集傳

夏書

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功以

是功

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

名篇者。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

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

氏田賦之總名。

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

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堯

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

荆之荆衡。徐之海岱。豫之荆河。梁之華陽。

黑水。是也。方。淇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荆衡。徐之海岱。豫之荆河。梁之華陽。

黑水。是也。方。淇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之書又定其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會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長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爲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秩其祭。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而使其國主之也。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黃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日。山名。漢地制在河東郡北。屬縣東南。今隴州吉鄉縣也。○今按舊書。齊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都。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禹治水施功之序。

則皆自下流始。故大堯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堯最下。故所先難最高。故獨後禹言。尋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野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州之本。以距海。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呂梁山也。在今石州

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山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疎。河水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旣事壠。乃卽治梁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鎭。今六壁城在胡岐之山。勝水所經。治之水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治

是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鮚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

縣

東

今晉州霍邑也。

山南曰陽。卽今岳陽縣

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

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

于衡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

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肆

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

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肆

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

一出上黨。涉縣大窪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

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

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郡道元謂

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鄆合清漳。東北至

阜城入北河。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

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漳翼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漳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砾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水益遠。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厥上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大敎民樹藝。與因地制宜。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壞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

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厥賦惟上上。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

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

人稠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

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

以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先

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

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

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

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旣作二水。

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

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澮水。薛

氏曰。東流合澮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

氏曰。今之洹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

流入于澮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遠矣。衡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卽今真定府

流入于澮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遠矣。衡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卽今真定府

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瀆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脈趾以行。及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屬。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夾右碣石入。

于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
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
屈之閒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
南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
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
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瀦滻易告中高
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雨。數十里。當
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
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
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
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
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濟河惟
兗州。兗州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杼土不遠。兗州
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
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走地。

滄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説。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九河既道。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臚。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禹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徑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沧州。清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濰河。北與德州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臚河。通典云。在德州。清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濟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興地記云。在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高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高縣。興地記云。

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文忠公。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然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誤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駁。而不知滹沱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長以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州之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當在碣石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州之岸。平河當在碣石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州之岸。五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禹之九州之岸。五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中又上文言。百里九河之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在其西。北夾北頂。

皆石。不應什沒。今充冀之地。旣無此石。而平
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
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
而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
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
道元亦謂。九河。胥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
未。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
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
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雷夏

旣澤。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
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

經云。澤中有龍神。龍身而人類。鼓其腹。則雷
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
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氾濫。沮會同。
瀘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瀘。二水名。瀘水。曾氏曰。爾雅。木自河出爲
瀘。許慎云。河瀘木。在宋。又曰。泲水。受陳留。浚

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汎水出
下流。入于睢水。睢水即汎水也。灘之
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爲灘。
濟出爲澨。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
而一也。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
桑也。蠶性惡濕。故木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
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
業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
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
居平地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脉
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
○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
山則草木爲宜。不得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
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

得其生。至是或蘇或條或沃或喬而或漸包
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則木亦得遂
其性。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二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
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
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
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洳洳未必盡
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
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
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
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因以
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厥貢漆絲

正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
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
經曰篚厥立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紋錦綺

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浮于日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浮于濟漂達于河。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枝流也。

按地志曰。漂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漂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漂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青州。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今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嵎夷既略。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

淄其道。淄濰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鄆那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

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

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旣道者禹爲

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氾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睢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瀘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

斥兩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

厥田惟上

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筐槧絲鹽。

地所出絲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旣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貞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略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

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以畜牧爲生也。牒山桑也。山桑之絲其勒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繒。以浮于

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

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

不言達河者困於兗也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

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甘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門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